

宋文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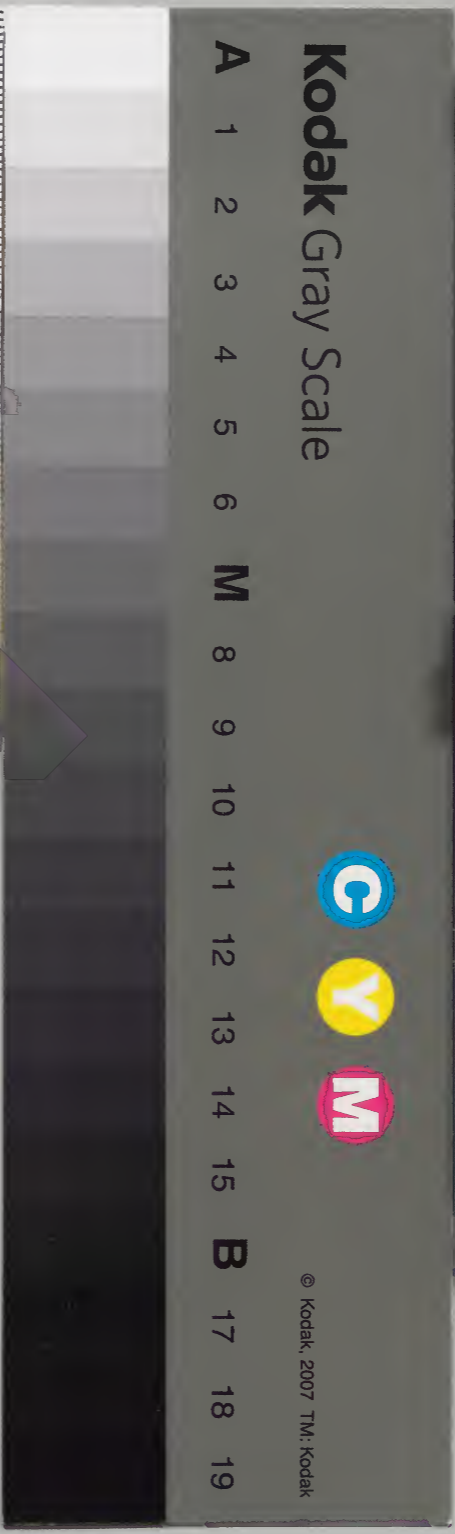
奏疏
四十三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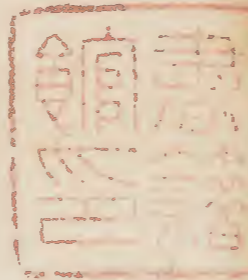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三八三二	一二七	一四	四八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門類		三八三二	一二七	一四	四八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32
冊數		48	(17)
函號		362		43

十





第四十三

淺草文庫

論天書

孫爽

諫作五清昭應宮

王曾

論官制

孫何

請詢訪晁李

劉隨

請皇太后軍國常務專取皇帝處分

劉隨

洪州請斷祇巫

夏竦

荅手詔條陳十事

范仲淹

論天書

孫奭

臣竊見朱能者姦儉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
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

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
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女曰書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
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外不讎二人皆坐誅 先帝時
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
鄭州漢武可謂雄材 此九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
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事 皇鉉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
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生靈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
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亡女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
兩都邊疆復四海沸騰豈一陛下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
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 且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以
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然 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
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 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
事便之說內惑寵嬖外 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

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
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
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御示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
朱能所為或類於此 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 先
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諫作玉清昭應宮

王

曾

臣伏聞朝廷設諫爭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
蓋表其忠况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苟進思之無
補懼竊祿以貽譏臣伏覩 國家誕受殊祥荐膺祕籙
祚洪圖於萬葉超盛烈於百王 陛下寅畏寶符陟封
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為至矣而清衷
濬發成命亟行自經始已來厄徒斯廣輦他山之石相
屬於道塗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陶壁揮鐘運

斤功極彌年費將鉅萬掩祈年之舊制踰禁日之前聞
輟貴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領護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
之意不為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不為不壯矣然則臣
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為今之興
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僦已行未可悉罷苟或萬一
采芻蕘之說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
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為 陛下陳之且今來
所創立宮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匪鞭撻竊聞天下出
產之處收市至多般運赴宮尤傷人力雖云役軍匠寧
免煩擾乎民況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邇
者方畢封崇頗煩經費今茲興造尤費資財雖府庫之
中貨寶山積畚築之下工徒子來然而內帑則積代之
芻蕘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斂之惟艱雖極豐

盈尤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
察於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僊關之下萬眾畢臻
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其
或鼠竄郊鄙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
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裁
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悖陰陽之序臣謹按
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功無伐大樹今肇基卜築衝冒
鬱蒸椒擾厚坤垂遠前訓矧復旱暵卒痒雷電迅風拔
木飄瓦溫沴之氣比屋罹灾得非以失承天地之明效
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切聆中間符命之文有清淨育
民之誠今所修宮閣蓋本靈篇而乃過興剗擿之功廣
務雕鏤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
之事五也伏望 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戒遷思回

慮慈往念來詔將作之官息勤苦之衆輯寧羣品對越
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快望必若光昭大瑞須建
靈宮將畢相勞聿爰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
能損彼規摹減其用度止敦樸素無取瑰奇惟將之
以誠明仍重之以嚴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
節斂為要俾四海之內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
美歟昔太宗皇帝建太一上清等宮亦不使窮極壯
麗臣竊惟陛下宜遵而行之取為法制以示不敢踰
即鳴謙大德光於千古矣奈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
并觀西京造太宗之影殿東嶽真會真之宮計其工
庸亦皆不啻中人十家之產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
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為當時之公心務也臣料陛下
必為海內承平邊隅清宴人康俗阜平時和年豐縱或筭

宮無損於事則臣復謂其不然也方今疆場甫定虜廷
有姑息之虞民俗苟完倉箱無紅腐之積况關輔之地
流亡素多近甸之民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
復田產秋冬之間飢歎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鬱於
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冊足為
商鑒者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憑西一二言焉試觀自
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淨無為古有之安全乎願陛
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
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譏黷冕旒至於左右大
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踈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
達招妄動之尤使忠讜之謀未行良為此也惟臣出從
幽介遭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為侍從身服簪
裳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効捐軀思奮今也其時

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為 陛下別白而論之乎是以輒
率妄庸輕冒宸嚴感發於中無所顧避 陛下寬其鼎
鑊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鑒古先試垂採擇無謂創一
靈宮為一細事而弗恤也臣以為興役動眾尤係事機
不可不察也當使鄉校之中豪姦之黨無所開竊議之
口則微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

論官制

孫何

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
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
十四司察焉皇拱郎中負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
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有吏部焉辨考績而育人材
有兵部焉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焉正版圖而阜財
賦有刑部焉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焉祀神祇而選

賢俊有工部焉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
備矣有唐正觀之風最為稱首于時封疆甚廣經費尤
多亦不聞別分利權持劫使額而軍須取足玄宗侈心
既萌貪地不已北事奚契丹南征閩羅鳳召發既廣租
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如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為
租調地稅使雖利孔始開禍階將構然板籍根本尚在
南宮肅代物力蕭然於是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
攘臂於其間矣征稅多端本于專置使額故德宗之初
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錢穀皆歸文昌咸謂故事復
興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禍叛亂相仍經費不充使額又
建於是裴延齡以利誘君甚於前矣憲穆而下或迫於
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率以權宜裁之五代短
促曾莫是思 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

統立制在茲長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或曰祿百
辟贍三軍皆是物也臣亦有其說夫鹽鐵者蓋堯推山
海之謂也而物非自集須假牢盆戶部者蓋均一征稅
之謂也而財非自生須計田賦度支者蓋供億軍國之
謂也而粟非自行須資漕運但檢勾專一相訟置之耳
今莫若精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
中負外分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
事各以本曹郎中負外分判之則三使泊判官雖省猶
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負外摠知帳目分勾稽違或
曰事有便宜行之已何必改作遠師昔人斯又非通
論也但雅俗兼資新舊參列則進無掣刻之慮退有詳
練之名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周官唐式可以復矣故事
非艱在 陛下行之與否

請詢訪晁季

劉 隨

臣伏觀近降除書以客省使康州防禦使李允則特授
寧州防禦使仍放朝謝與假將治者恩加勳舊事出非
常凡居將帥之臣各勵公忠之節竊以李允則素懷韜
略動有機權屢委邊防務期安輯不邀功以生事無縱
敵而失謀雖古之將無以加矣是以行命之日中外皆
喜必若制置軍馬經略亭鄣樞近大臣成筭之外若召
而賜對詢以方略則老將諳練必有所長臣又伏見太
子少保致仕晁迥端莊植性冲澹自居歷仕 三朝垂
五十載徊翔兩制踰二十年 先帝寵遇便蕃講求典
禮議論詳正無不察預加以繼司文柄時謂得人今之
臺閣清流州郡循吏迥之論辨所得居多近者引年致
政斯為達禮五常百行蓋無缺焉文苑指為宗師朝野

推為君子有茲儒雅之望未行優異之恩臣亦願 兩
宮聖慈特同允從近例賜以全俸豐其燕居其或朝廷
將行大禮時議大政宰司裁成之外特開延英訪以經
史耆儒詳練必有可觀每遇萬機餘閑溫涼得所詳延
二老賜之從容俾說往古治亂之因 國初經制之務
如此則文事武備盡美於昌朝養老乞言有光於古昔
尊禮宿舊益厚時風傳示方來用清史冊臣以為文武
班中功名雅望終始一致以至高年者惟此二人允謂
時賢恐須旌別

請 皇太后軍國常務專取 皇帝處分

劉 隨

臣輒露危言上塵聖覽退量潛易其俟顯誅况居有道
之朝幸在得言之地念臣出入諫署于今八年才識本

疎補報無狀既臨衰暮合盡忠坦以洪惟 皇太后天資
聖明手扶宗社爰自 先朝不~~過~~萬機倦勤 皇帝養
德東朝選賢資善 太后預聞~~以~~事參決居多洎 皇
帝膺龍躍之期年尚冲幼 太后承顧託之命心如堅
石垂簾以對羣臣盡力以報 先帝戎夷率服華夏又
安終始不渝中外咸仰於 國家顯隆平之業於 皇
帝極慈愛之情天地之功全母子之道備光耀簡冊垂
億萬年然天下治矣王業崇矣 皇帝長矣 太后勤
矣而猶祁寒盛暑勞曳聖躬一日萬機煩於聖斷臣聞
虛心以致遐壽澄神以保大和敬乞今後軍國常務並
逐日專取 皇帝處分所貴清神養素延 聖母萬壽
之期內暨問安成 皇帝孝治之德天下幸甚微臣願
畢

洪州請斷祆巫

夏竦

臣聞左道亂俗祆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姦
臣逆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搖動耳目漢之張角晉之
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多方
切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
漢樂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機祥愚弄
黎庶勦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朔畫魑魅陳列幡
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襦襪已令寄育字曰壇留
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祆法驅爲童隸民之有病
則門施符術禁絕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
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飯則云神未聽殮率令疫人死
於飢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餘崇所憑人不敢留規以
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

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絕戶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
浸淫既久習熟爲常民被非辜了不爲怪奉之愈謹信
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竒神異像
圖繪歲增邪錄祆符傳寫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
家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劫盜
鬪爭行須作水蠹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
結在於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姦藥弗瘳疾宜頒
峻典以革祆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勒令改
業歸農及攻習鍼灸之脉所有首納祆妄神像符籙神
衫神杖魂巾魂帽鍾角刀笏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
令焚毀及納官訖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
害保宥羣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荅皇帝詔條陳十事

范

仲淹

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
次拔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
心爲 國家建明不得頽避蕪章得象等同心憂國足
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
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
然臣蒙 陛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
汗惶怖曾不獲讓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
禍亂必生何哉綱紀浸墮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斂無
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
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 下之理有所窮塞則
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 國家革五
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 制度日削月侵官壅
于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 熾不可不更張以救

之然則欲正其 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清其源臣敢
約前代帝王之 道求 今朝 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
條奏願 陛下 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
綱紀再振則宗 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臣觀書
曰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明建官至少
尚乃九載一遷 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爲
帝範我 祖宗 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
旌者擢以不次 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
績效今文資三 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
內外不問勞逸 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
耶假如庶僚中 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
興利去害而有 爲也衆皆指爲生事必嫉之沮之莽之
笑之稍有差失 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食尸祿安然而

莫有為也雖愚也如鄙人葉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
監丞郎者歷歷比日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
民之病去政事之弊昔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
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
王者失政賢不肖渾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
百事廢墮生民之苦羣盜漸起勞陛下旰食之憂者
豈非官失其正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穀浩瀚
權勢子弟為占據有虛食廩祿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
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
日廢設在京官司有一負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
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
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
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

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
祇守本官不得更世而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
及在審刑大理寺刑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
保舉及選差監在京小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
與磨勘若因陳乞並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
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
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
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者
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嘗勾當却求外任者並
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
任勾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
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
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任滯或因公事非時

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異略嘉謀爲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改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者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沉或五次進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爲衆所訴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有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重狀猥濫并老疾愚昏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

公家之利必興士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善人人自出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爲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績

成元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
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
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
不服審官院當思充塞無關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
兩府并兩省官每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
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勳勞
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
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
無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内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
陳乞三司副使如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
禮各奏薦子孫其正卿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權判官
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
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

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為苟且之
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
忍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
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 國家開文
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府覽羣書以待顧問以養器
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纔罷不以能
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
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 太宗皇帝建崇文
院祕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 陛下當思 祖宗
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
等者一任迴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者
詳作五等品等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又優等
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

及讀書之類御史臺書一時劾彈并諫院論奏如館閣
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
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
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 祖宗之本意
副 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鄉大夫之
職各教其所致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
之書于王賢為補德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獻賢能
職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于
廟中以重其事也卿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
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洽國治人之道而 國家
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移
小道雖濟濟及庭求有才有識之士十無一二况天下
危困之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故以經濟之業取以經

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
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
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奉舉通經有道之士
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曹昌朝等起請
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
不專辭藻必明理則天下講學必興淳博知勸取為至
要內歐陽修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卷少而考
較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捍格不能創為
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其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
舊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
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與年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
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
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前講說七通者為合格不

會經言者三舉已上品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後場日須入通者為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科人本郡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德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承後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長復考較日又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為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未學淺近俯拾科級既舉之處不考德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此不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勿言命運者是若異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小郡發解條約須是德行無惡藝業

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省南省所定等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更宣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榜此為至當內三人已上即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為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等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等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之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人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

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甚盛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為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盡民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於眾者臣請特降詔曰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栢揮審官院流內銓舉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八數聞奏委中書省詳奪得

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為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實於賦斂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祿厚祿厚然後可以責廉嗚安職業也 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特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纒罷云使入見闕當初價至賤之待俸祿下斂士人家無不自定咸平已後民庶漸繁特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眾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復官符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主人之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苟朝各到官之後必牛

求見逼至有冒法受贓除舉度日或不恥賈販與民爭
利既為鳥獸之人不守名節更有姦賂而不敢發民有
豪猾而不敢制奸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
不得直冤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
奈何由乎制律之方有所未至 真宗皇帝深恩遠
德前代贖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
葬以禮皆國恩也能中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吏鎮豪猾
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所近日真有臣僚乞罷職田以
其有不均之弊有侵民之害臣等竊思職田本欲養賢緣而
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
為任以宜為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正職田之害
耶又自古常惠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
足薄尉俸錢尚二十貫今者於財用水暇增復臣請兩

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 未給者給之使其
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 可以責其廉節督
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 俊之流樂於為郡
為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 多得曾經郡縣之
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 深察天下幸甚六
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 養民此言聖人之
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 民之政必先務農
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 刑體愛膚體則畏刑
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 是聖人之德發於善
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 之篇陳王業也今
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路 糴米二百萬石其所
糴之價與糶運之費每歲共用錢 二百餘萬貫文又負
窮弱之民困于賦歛歲代桑棗 富而為新勸課之方有

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
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
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糶於隣國故各興農利自至充
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
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
害旱潦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
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
可以禦患唯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自點檢簿書
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稅之利每畝得米
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
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雨浙未
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
河築堤以減水患平時民間錢五十文糶白米一石自

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
南故慢於農政農政不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
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是
至一貫文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
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旱濕積潦之地旱年國家
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
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
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令開河渠
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運選官計定工料每歲
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
年之間農利六興下少飢歲上無貫糶則東南歲糶費
運之費大可減省其為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
簡約易從之術願賜出師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

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非良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雷十以尊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泉穀府五百七十四以諸兵伍每歲三時耕務一時習武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雷任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丘八任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于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載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器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允則必散為羣盜今生民已困

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為強盛使三時務農六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後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効此漸可施行惟聖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今司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口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

十縣今河南府主客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百客戶二萬五千二百蠶絲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繹寡孤獨不能供役西洛之民最爲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爲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爲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權酌關征之利兼入煙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在之邑其所社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允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爲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聽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耆管亦減役

刑名者更於審州大理寺究明會法律官自參詳起請之詞刪去冗裁爲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設有施行仍望別降敕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有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科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

宋文鑑卷第四十三

宋文鑑卷第四十四

奏疏

辨滕宗諒張亢

范

仲淹

請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范

仲淹

議許懷德等差遣

論驕卒誣告將校乞嚴軍律

韓

琦

論減省冗費

論西夏請和

韓

琦

論時事

論青苗

韓

琦

答詔問北虜地界

辨滕宗諒張亢

范

仲淹

臣聞議論太切必取犯顏之誅保任不明豈逃累已之坐彝典斯在具寮式瞻臣自邊陲誤膺獎擢授任不次遇事必陳切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彈奏滕宗諒於慶州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已及邠州宴會并涇州犒設諸軍乖越不公至聖慈赫怒便欲罷去臣緣在彼目擊雖似過當別無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詞訟至於處置邊事亦無踈虞臣遂進諫乞聖慈差官根勘逐一且與辨明未消挫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上言張亢驕僭不公臣亦乞根勘辨明或無深過如有大段乖越侵欺入已臣甘同受貶黜臣所以激切而言者非滕宗諒張元勢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蓋為國家邊上帥將中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眾者且遣儒臣以經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

軍禦捍大寇不使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搖則諸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則是國家失此機事自去爪牙之威矣唐末藩鎮多殺害逐去節度使於軍中自立帥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臣望輕易於搖動之故也今燕度勘到滕宗諒慶州一界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其毀却涇州前任公用曆勘到千連人只稱有送官負等錢物亦不顯入已又是元彈奏壯外事件所有張元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錢却留錢物准還皆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撫實其千連人當盛寒之月又在禁繫皆是非辜若今燕度勘問二人既事非確實必難伏辨或逼令認罪又是陛下近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錄問有辭即須差官再勘其合干人當轉不聊生兼邊

上臣寮見此深文謂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支過公用錢
內搜求罪戾欲陷邊臣且塞下州郡風沙至惡觸目愁
人非公用豐濃何以度日豈同他處臣僚優游安穩坐
享榮祿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
可使獄吏為功而勞臣抱怨臣欲乞聖慈據燕度奏到
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齎去取問滕宗諒張元如
實是已犯便仰承認當議重情親斷如別有緣由亦具
分析聞奏候到見得別無枉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異
同即乞朝廷別選官勘鞫免致冤滯其干連人且乞指
揮放出知在臣則已有一个合保此二人罪狀乞聖慈先
次貶黜免令臣包羞於朝受人指笑儻聖慈念臣不避
艱辛尚留駟使即於河東河北陝西補一郡臣得經畫
邊事一一奏論或補二補州臣得為朝廷建置府兵

作諸郡之式以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願陛下
下不奪不疑况臣久為外官不知輔弼之體本是籠材
祇堪大馬之用若令臣待罪兩府必辱君命且畏人言
臣無任祈天望聖請命激切并營之至

請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范仲淹

臣竊見朝旨下陝西省罷同解乾耀等九州軍公使錢
共一千八百貫又切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為
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饋以
酒食或加宴勞善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按周禮官有
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廩廩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
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

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厨傳之
礼何獨 聖朝顧小利而亡大體且今贍民兵一名歲
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
一十八人以上一十八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
未思之甚也况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
後邊立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負並無宴犒之具雖條
貫有句設之名逐州每月一以舉行軍負各給錢一百
文已來官務薄酒二升既無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
豈朝廷宴享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
朝豈宜如此或謂有公使錢馳收買食物搔擾民戶殊
不知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已俸買物虧
民愈甚是見其小而不思其大也伏望 聖慈速降指
揮下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減廢公用錢並

令依舊庶協典禮稍息物論 况朝廷用武之際於此
事尤宜照管臣等久在邊任 深知此事近貳樞庭豈當
緘默

議許懷德等差遣

范 仲淹

臣竊見許懷德在延州為不進兵擊賊及軍民虛驚拋
棄軍糧草遂送永興勘該赦釋放授秦州部署近又
西賊侵邊破蕩劫熟戶一千帳不能保護即合重行朝
典以其在邊無效降充水興部署郭承祐降知相州為
轉運使糾奏充北京都部署此二人一面責降一面遷
轉天下聞之是朝廷賞罰顛倒取笑四方何以激勸勤
臣何以鑒戒情將如王信然實有武勇堪任管軍亦
恐未有大功遷轉太速 祖宗朝任用邊將賞賜至厚
使用度充足委信至重使生殺在已惟惜官職不令滿

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實前王馭將之術也又朝廷曾降詔所關都虞等更不循轉候有邊功除授今却不因功勞衝改此詔而今後國家之命全無信矣惟用兵命將之令尤要取信繫國安危與其它號令不同如須合轉起亦候過郊禮使作該恩方可進爵願陛下再三思之仍乞丁寧指揮兩府今後議論賞罰不可輕易須是有所激勸不招旁議方可施行臣謂國家承五代之弊賴祖宗威德陛下仁聖保守四海久無禍難今四夷已動百姓已困倉庫已虛兵旅已驕國家安危實未可保惟賞罰之柄駕馭天下如賞罰頻失將何以保太平之業臣切懼之願陛下裁擇

論驕卒誣告將校乞嚴軍律 韓琦

臣近聞虎長行武贊引見日唐突告論本指揮使關元

部轄嚴緊及將人口上京下軍頭司取責後並送開封府勘鞠竊如本府勘得武贊各從杖一百定斷臣竊以軍中之法最為嚴重苟從寬弛為害匪輕其武贊既陳告部轄將校不公自有殿前馬步軍司合屬去處引見之際咫尺天威固非軍人論事之所及將辯訊又多誣罔之辭蓋近年兵卒驕縱類率如此國家屯置師旅衆踰百萬一營只委將校數員若鈐制稍嚴便即捃拾小過於引見之際唐突論訴朝廷不以大體斷之兩皆獲罪必恐此後兵卒將校漸廢階級之制但務姑息以求無過若一旦邊境有急使其亡軀命而赴湯火必不能為陛下用也陛下誠宜於泰寧之辰深戒有司凡百軍旅之事當以訓戒為意有違犯者時以重法行之其將校苟非大過止因部轄嚴峻兵士所怨求細事

以致其罪者亦當捨而不問所謂懲一卒而警萬衆去
小慈而行大仁惟 陛下熟賜財詳天下至幸

論減省冗費

韓琦

臣准勅以御史王素上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
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巨細校計所入所出之數省罷
不急等事蒙差張若谷任中師并臣與三司同共詳所
奏定奪減省聞秦竊以臣先監左藏庫日朝廷亦曾差
官於三司令將咸平景德天聖景祐年支費比附其時
三司已檢尋天聖已前帳案不足遂下在京諸司庫務
差人監勸檢尋亦是多不存存甚為搔擾臣輒上言若
檢尋前項年分帳案得全比附見今來支費數多朝廷
若不能節用乃是徒撫空文或勘會近年帳案但見得
冗費即行減罷亦不須見志近年文字蒙下三司檢尋終

不具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結絕了當今 陛下
崇儉之本沛然垂詔以經筵真有度復議均節斯乃 陛
下興化致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下黎民實蒙惠福
若又須將景德至景祐年逐年月計度較計必是依前
虛有勞費淹滯無成況今內鄙設備聚財實邊之際所
宜移茲冗用以助兵須豈可遷延歲時不求速效臣欲
乞將三司逐案景德年來帳籍及照證文字勘會不必
年分整齊但見得官中支用顯有虛費即定奪減省聞
奏臣復觀古先哲王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而後臣
庶省分有司率職從上之令猶風靡而嚮應之也雖有
僥倖覬覦之徒抑制其欲亦不敢興造怨語動惑衆心
何則上躬行而下知所勸也臣愚欲望 陛下飭官掖
之間先務節儉凡奢靡之飾奇巧之玩無名支賜無度

取索一切罷之仍詔三司與臣等計會入內內者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朝及今來賜予文費則例比附酌中定奪減省臣等定奪之後或有飛語流謗斷在宸衷屏而不聽如此則縣官之用可期充足且內藏宜聖景福等殿庫蓋累朝苦累以備非常今或外用既節而不絕內帑支取即與外庫供億糜費一同亦望陛下深思祖宗經久之制更務謹節臣又以出納之用各有攸司冗費之敝必能知悉仍乞特降勅命下三司委諸路轉運副發運使逐處知州通判在京諸司庫務勾當官員降官吏兵馬_註請給則例自來已定制不在起請外如有諸般用度顯有虛費可以減省者即具利害擘畫聞奏降下依勅定奪其三司人吏有所見亦聽經三司具狀陳述如顯然入段減省得官中錢物其元起

請官吏即乞特行酬獎臣備自諫列誤被聖選不避衆怨罄竭上陳唯冀裁擇早賜進用

論西夏請和

韓琦

臣聞趙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改僭號之請則不可許卑詞厚禮從元率之稱亦有大可防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漸去新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寒城寨或未堅牢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慮然大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

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
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
各令安居籍為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
軍鼓行山界不為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
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眾若遣偏師而來我則
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
使彼復業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
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
內附因選酋毫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
廷以平定大計為憂當軍行之時下以小勝小衄黜陟
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僚不得輒言
邊事以沮永圖我 太祖 太宗統關西海創萬世之
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為晚耶契丹聞

國家深長之謀必開雁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大
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
此議也臣等早蒙命生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餼使
三年塞下日勞月重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
於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
置失宜他時悖亂為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
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
補助望於納和禦侮之間慎其處置為 聖朝長久之
慮

論時事

韓 琦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
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其過
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

無窮者也今 陛下紹 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
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切覩時事謂可晝
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
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
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
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
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
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
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
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
割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
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姦謀招納亡命雖
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源

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潛號皆恩北連契丹
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
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剿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
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
丹傳道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
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雖禮驕抗殊未屈下
比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
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旦以金帛啗之待以不
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
書過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墮其誓約然
後驅大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窺關輔當
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而鄙於藩臣專
事北寇 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

將卒事力與環滿統帥比 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
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
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
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 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
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冀
陛下下一寤而急為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
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日違之哉
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
見預為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
使良平復生為 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夜思
之朝廷若不夫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
輒書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一曰清
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 苛碎纖夫之務中

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行
例者著為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
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
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
簽書而去何暇疑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
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
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
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 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
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
悉廢近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
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
曰固河東前歲吳玠陷豐州掠河外熟戶殆盡麟府勢
孤絕宜責本道帥臣又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為持久之計

六曰收民心 祖三不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以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世備非常議興葺則為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為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皇居壯矣

論青苗

韓琦

准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須十戶以上為一保三等以下人為甲頭每戶支錢第五等及客戶毋得過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有餘錢坊郭戶有青苗例支借諸縣不得避出納之頻致諸人窮搖人戶

却稱不願請領如不願請領即具結罪狀入馬迹申以憑 選官曉諭如却願請本縣干繫人別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價稍貴願納錢者當議減市價錢數比元請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户請錢一千納錢不得過千三百臣竊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詔抑兼并濟困之意絕相違矣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為甲

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防保內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復峻責諸縣人不願請即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却有願請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懼提舉司勢可升黜又防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捃拾須行散配且下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細絹積年倚閣借貸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重出利青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

有逋欠官中不許
貸錢兼并者既有
官貸青苗錢則不
上方許次科催還
支給官本因而浸
費虛擾之事不敢
錢不過七十五至
不唯合於古制而
羨贏今諸方有糴
青苗錢指望三分
豈暇更卹貽民久
朝廷若謂陝西嘗
乃轉運司因軍儲
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已續得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然須夏秋隨稅送納災傷及五分以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支給官本因而浸費虛擾之事不敢錢不過七十五至八十五以來若乘時收斂遇貴出糶不唯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而提舉司亟令住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收為已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朝廷若謂陝西嘗以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

盛決見成執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為每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遍差提舉官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與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欲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答詔問北虜地界

韓琦

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殘骸保此頽暮不意

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患預防記及孤愚曲有詢逮敢不勉竭衰殘少塞聖問臣切以契丹稱疆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祖宗朝屢常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凡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慝為誠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生安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鬪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敵為恤虜人素以久疆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孱而佞佛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端故屢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視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丹於

朝廷久絕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
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
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
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為邊鄙之
患向聞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
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氈即契丹壻也既恐關地
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
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為塘泊之處向
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與於界
首無不知者昔慶曆慢書所謂朔立隄防彰塞要路無
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為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河朔
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習亦精而忽
大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

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
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辯理地界河朔緣邊與近重州郡
一例差官檢討修築城壘開濬壕塹趙冀北京長貼之
功役者尤衆敵擾戰棚之類悉加完葺增置防城之具
率令備足逐州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架張盤前
後非一又諸處劫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等
處劫為戰車此皆眾目所覩謀者易窺且虜人未有動
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此徒使
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
不得關預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其隨軍之物有令
兵士已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
預籍上戶車馬騾驢准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蓋
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虜素為敵國設如此則

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橫使再至
初示優蹇以探曠朝廷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
而與之實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
與或因其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
擾諸邊卒隨盟好蓋事有因緣而至此者乃煩明詔訪
以待遇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
聖筭然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隱
臣昔曾言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 陛
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明其有未協人情
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功口問事繫國家安
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口口嘗切計始為
陛下謀者必曰 祖宗以來紀綱法度及率多因循苟簡
非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須有富強之術聚財積穀

富強於民則可以輕筭四夷盡復唐之故
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
以為本但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
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
輸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
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
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補救終非善
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備它用此所謂富
且農民送納夏賦稅一年兩次納不前者
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則是一戶一歲之中
校民不勝駭矣稍遇水旱則逋負錢流
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盡籠天
官自取利王以得利為功錐刀必取小商
細民遂無所
雖然後制作
所得之利復
為免役之法
役從來上戶
戶一歲出錢
役者歲歲出
法又役錢之
國之術者也
始有科校之
常負六次科
移失業是已
下商核之貨
細民遂無所

措手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
記稍有違者坐以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
督責以刻為明此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官吏
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為幸夫農者國之根本也
商者能為國致財者也官吏者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
農者則怨於畎畝商者則嘆於道路官中則所在不安
其職恐 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得四夷以興太平
而先使邦本困搖眾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功
者也此則為 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 陛下有堯之
仁舜之聰知其所諫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好
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宜貴可圖獻策
以干 陛下者必云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 陛
下神聖文武若擢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

比緣聖問之及因敢一
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
累朝眷遇之恩猶觀狂
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
且盡言非嫉善非求進用只是
不敢以直言為獻臣實不忍負
首一悟聖心為宗社之盛福惟
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

宋文鑑卷第四十四

宋文鑑卷第四十五

奏疏

辭樞密副使

富弼

論河北流民

富弼

論辨邪正

富弼

論邊事

賈昌朝

請繼上奏封紐陳事理

文彥博

辭樞密副使

富弼

臣今月二十二日伏奉制命授臣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以臣在病假特差簡門祇候蓋自浦賈誥勅至臣私家臣不敢捧授即時已却今蓋自浦賈回當日表叙述懇免未奉指揮聞今日又蒙差降中使傳宣云此命是朝廷大用並不因人特出聖恩精選今臣須受者俯

伏聽命神魂驚喪便就死所未能酬報臣本無才術驟
忝榮近徒守愚直之性誤荷聖明之知尚以契丹渝約
無故造端遣使馳書有割地之請事起忽遽遣臣報
聘臣遂仗祖宗之靈慶稟陛下之聖謀再詣虜庭
復修前好然亦不免增重幣數無厭斂生民膏血之資
成國朝耻辱之事臣痛恨切骨慙無面顏初欲抗於
匈奴分毫不許又念彼既生隙必求用兵臣死節則至
微於國則無益遂且屈意勉彊就小商量止以遇倉卒
之禍故忍恥辱偷活幸望他時可以雪恥也臣自知所
幹此事只是且救目下奔突之患未是長久安寧之策
緣自如及末臣皆預聞臣每至北朝凡通和四十來年
未嘗見者番漢官臣盡見之四十來年兩朝人使諱而
不敢說者臣盡說之至於兩朝理亂興亡無不講貫兵

馬戰鬪無不校量以比臣所以盡見得契丹委實彊盛
奚霫渤海党項高麗女真新羅黑水韃靼回鶻元昊盡
皆臣伏一一貢奉惟與中原一處為敵國而已兵馬略
集便得百萬需然餘力前古不如非是不敢南牧只是
不來爾來之則無以技梧臣所以謂未是長久安寧之
策者臣知其子細故也前史云百聞不如一見他人之
說皆止傳聞臣之所陳盡是目擊以此知臣之所說不
可不信也今來雖且通和他日未保無事則是臣向來
奉使不足為勞既不為功豈敢受賞所以去歲再三懇
辭樞密翰林二學士者是自知無功而不敢受也蒙
陛下察臣愚鄙特賜開許臣自此於是稍得安心矣
今者又蒙特出聖意非常拔擢臣始聞有命汗流浹背
前二學士與臣見守官職苦不相遠尚不敢當况樞府

之地號爲大用以臣前懇所述豈可受之臣執性至愚
惟道爲務不是飾讓亦非好名美祿高官人之所欲但
看事理有可受與不可受爾苟無後悔受之無疑禍若
相隨以死不受公此虜雖暫通和向去事未可知臣若
受賞恐他日復有變動朝廷責使人冒賞之罪臣斷不
敢避斧鉞之誅設或朝廷謂使人只是幹一時之事後
來不可如責且怒重誅其如天下公論亦不肯放臣矣
臣畏懼公論甚於斧鉞臣所以累次不敢受賞功之命
者實欲逃他日斧鉞之責公論之逼也況自去歲再通
和好後來議者便以謂無北顧之慮邊鄙戒備漸已廢
弛匈奴知我懈怠必爲他日不測之患臣所以日夜憂
懼寢食不遑見今在身官職尚恐他日不能保存況當
賞功之恩乎縱朝廷未暇爲刷恥之計豈不憂異時之

患且思所以備豫然以臣今所以不敢受賞者猶望人信
臣憂懼之說必爲戒備或有變動不至失事亦臣之効
也臣若遂受其賞則人必謂使人旣已受賞決無事矣
是臣冒榮祿朝廷之心他日變動故由臣而致也臣每
思及此尤願終身不爲爵賞伏望 陛下思夷狄輕慢
中原之恥常懷讎雪之意坐新嘗膽不忘戒備內則脩
政令明賞罰辨別邪正節省財用外則選將帥練士卒
安輯疲廢崇建威武使二邊聞風自戢不敢內向縱有
侵犯疆塞不爲深患此乃是宗社無窮之慶天下太平
之基也一使人不加濫賞豈足煩 陛下丁寧之若是
乎今雖上違聖意不即拜命臣銜感恩遇已出萬死不
能報矣臣愚志已定乞更不差降中使深恐愈瀆聖聽
益重臣罪早來雖已具此懇盡附中使口奏訖猶慮有

所未悉臣為足膝瘡腫未任朝見不得親對天顏剖露
肝膽謹再具劄子奏聞特乞矜允臣不勝死生大幸

論河北流民

富

弼

臣昨在汝州竊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熟者
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却不令請射盡
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聞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既已流
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寧
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
度或發遣情願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度
口數給與民田土或自令樵漁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
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違著朝廷
後來指揮比欲奏候朝旨又為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
救卹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去後方具

奏聞尋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一依奏陳事理其後來

者即教不得給田候春暖勸諭令歸上路後方知其餘
州軍所到流民不拘新舊並只用元降朝旨盡不許給
與田土臣其時以急於赴召不及再有奏陳自襄城縣
至南薰門共六程臣見緣路流民大小車乘及驢馬馳
載以至擔仗等相繼不絕臣每逢見逐隊老小一一問
當及令逐旋抄劄只路上所逢者約共六百餘戶四千
餘口其逐州縣鎮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見者并臣
於許州驛中住却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比臣曾
見之數恐又不下一二百戶三二千口都計約及八九
百戶七八千口其前後已過并今未來及有往唐鄧萊
州等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扶老攜幼纒纒
滿道寒餓之色所不忍見亦有病而死者隨即埋於道

傍骨肉相聚號泣而去臣親見而問得者多是鎮趙邢
洛磁相等州下等戶以十分為率約四五分並是鎮
人其餘五六分即共是趙州與邢洛磁相之人又十中
約六七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濟戶
與無土浮客即絕無第三等已上之家臣逐隊遍問因
甚如此離鄉士遠來他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曰本不
忍拋離墳墓骨肉及破貨家產只為災傷物貴存濟不
得憂慮餓殺老小所以須至赴斛斗賤處逃命又問得
有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減人口暫來逐熟候彼
中無灾復斛斗稍賤即歸者亦有去年先令人來請
射或買置田土稍有準備者亦有無準備望空來者大
約稍有準備來無一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只是路
上遂旋問人斛斗賤處便去臣竊聞有人聞於朝廷云

流民皆有車仗驢馬蓋是上等人戶不是貧民致朝廷
須令發遣却歸本貫此說蓋是其人只以傳聞為詞不
曾親見親問但知却有車乘行李次第頗多便稱是上
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量大車者約及四五十家二
百餘口四五量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一百餘口一兩
量大車者約及五七家七十口其小車子及驢馬擔仗
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是彼中漫鄉村相近鄰里或出
車乘或出驢牛或出繩索或出揜蓋之物遞相併合各
家決意離去鄉上逃命逐熟而朝廷須令發遣却回必
恐有傷和氣臣亦曾子細說諭云朝廷恐你拋離鄉井
欲擬發遣却歸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向前對
曰便是死在此處必更難歸魚一路盤纏已有次第如

何得歸除是將來彼中有可看望方有歸者也此已上
事並是臣親見親問所得最為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
究之人不同簿尉幕職官畏懼州府府畏懼提轉提轉
畏懼朝省而不敢盡理而陳述或心存諂妄不肯說盡
災患之事或不切用心自作鹵莽申陳不實者萬不侔
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如流民到處且將係
官荒閑田土及見佃人占剩無稅地土差有心力向公
官負四散分俵各令任佃更不得逼逐發遣却歸河北
其餘或與人家作家或自能樵漁採捕或支官粟計口
養餉之類更令中書檢詳前後條約疾速嚴行指揮約
束所貴趁此日月尚淺未有大段死損之人可以救卹
得及

論辨邪正

富弼

臣伏蒙聖造擢冠宰司雖步履尚艱稍稽入覲屢得寬
告踰跨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堂今切務欲伸報塞而
事頗紛紜固非筆墨可盡今日以一事最大者仰塵天
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
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官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
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脉也體若具備方能成
人為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陽不能成國者正如為
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脈不和則為疾矣君之國一官不
和則為害矣體之不和為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
不和為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替萬機為國大
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
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
天下之所觀望羣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羣有

司安得而和哉羣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衰亂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為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朝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而不和也尚書臯陶曰曰寅協恭和衷哉注康周武王曰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注也注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注君陳賁調公夫三后皆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嫌所議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下人固悅服而稟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利則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今

國家享祚於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為右相周勃為左相勃既誅諸呂平以勃功高遂以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為右相也唐太宗召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茲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為任安肯互相推薦為國慮如是之切而不自爭勝邪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時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効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忿爭於官府或辨列於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疆自牽合終成乖戾互相厭苦陰肆傾擠門下賓朋助為搖撼彼此窺伺是非紛拏忿逞私憾之讎何卹公家之事既行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稟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弊則豈有不衰而

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賈禍召亂為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既而悞用李逢吉為相逢吉大恣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號八關十六子者興造謗訕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謠議謂度有天分憲宗既惑度遂罷去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攜為相爭黃巢邀請節旄事攜以畋語至切遂拂袂投硯而起喧於都下然衆議畋語為是攜議為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為都統出討黃巢攜大不悅益固執不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黃巢之怒使鐸功不成以快已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為慮而僖宗不明終用攜議巢果大怒擁衆百萬自嶺表橫行天下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

兩京陷沒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父之巢雖漸敗而朱温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號大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已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政或翦弱王室或覆亡社為臣至此隕族何償此臣前謂賈禍召亂為國大患而不救者之明効也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疾一可以喪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內外羣有司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脉之疾安得為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內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虐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昔賢又以烹調鼎鼎

更張琴瑟操劫批轡馭合煉藥石設於方以為諭者或大
或細未有不以和為主也為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
審其所擇也士人內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
止由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
入曲直不相投批貧廉進退不相侔動靜語默不相應如
此而望議論批初和政令平允安可得耶安可幸而致邪
易泰卦君子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
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
時之否泰必無批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則小人
必勝君子不勝則批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
小人不勝則批相交結互為朋蔽駕虛鼓扇白黑雜糅
干歧萬轍眩惑批主聽必得其勝然後能已也小人既勝
則益復肆毒批良善梟心虺志無所不為所以自古泰

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
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亂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
則易更九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為否也凡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
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
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則不懲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
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
憂心悄悄愠於羣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
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此謂用小
人則民叛而天降灾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為既與君子相
反矣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
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

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捨之方為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於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傳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績服未久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凡於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必為惡人所譽者未必為善仲尼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於進退善惡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踈踰戚可不慎歟左

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不可以謂之出於眾議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比毀正譽邪也亦所以防偏見若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捨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慎之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

陛下也若詢及姦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為至難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比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為難况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陛下可不慎之慎之又慎之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遂繫乎存亡也立前所援據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說焉其在方策者比比皆是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從僻左之外起於衰病之中祗是念其舊人授以國柄辭不獲免夙夜驚惶若非傍假眾賢共成大政則臣虛薄老朽立見敗事况夫四海至廣萬機

論邊事

賈昌朝

至煩更藉天下之才以濟天下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願陛下持古鑒今選賢與能者乃犬馬之至誠也惟聖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臣死罪死罪

太祖初有天下鑒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士兵牙校之盛盡取其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太宗時所命將帥率多攀附舊臣親姻貴胄賞重於罰威不逮恩而猶仗神靈稟成筭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自此以來兵不復振近歲恩倖子弟飾厨傳治名譽多非勲勞坐取武爵其志不過利轉遷之速俸賜之厚禦侮平患何患於茲然乘邊鄙無事尚得以自容自西羌之叛驟擇將領鳩集士眾士不素練固難拍跡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

之將取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兵權大甚之
敝也且親舊恩倖任軍職者出即為將帥素不曉兵一
旦付以千萬卒之命為庸人驅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
之敝也臣以謂守方鎮者無數更易管軍職任并刺史
以上官秩宜謹其所授以待有功如楊崇勳李昭亮輩
皆恩倖之人尚在邊任宜速選人代之此救敝之端也
陛下有意聽臣臣請復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一
曰取將帥古之帝王以恩威取將帥以賞罰取上卒故
軍政行而戰功集乾德中詔王全斌等伐蜀是冬大雪
太祖御講武殿瓊幄顧左右曰今日居此幄尚寒不可
禦况伐蜀將士乎即脫所服貂裘暖帽遣中使馳賜全
斌此御之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祚討江南召彬
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匣劍曰白副將而下不用命者

得專戮之漢瓊等股慄而退此御之以威也
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舊不委錫與古語曰巨
而心無感悅者以例所當得也蓋承前一皆用劍至
兵之際須特出非常然後可以動其心也又陝西四
自總管而下鈴轄都監巡檢之屬悉參軍政之未
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下矣雖有主將不專號
令故動則必敗也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意捨其小
節責以大效爵賞威刑皆得便宜從事褊裨而下有不
聽令者以軍法論至於筦權賦稅供軍庫之物使皆得
用之 太祖雖驗削武臣之權然邊將一時賞罰及用
財集事則皆聽其自專有功則必賞此所謂馭將之道
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疆壯陝西弓箭手之類
蓋土兵遺法也且戎狄居苦寒沙磧之地惡衣糲食好

馭善射自古禦寇却胡非此不可然河北鄉軍其廢已久陝西土兵屢為賊破其存者十無二三臣以謂河北河東疆壯已詔近臣詳定法制宜因閱習視其人武力兵技之優劣又擇其家丁夫之壯者以代老弱每鄉為軍其材能絕類者籍其姓名而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糧俸多就點混混為營兵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餽為不易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闡試之其三曰訓營太祖朝下令諸軍毋食肉衣帛營舍之門有鬻酒者則逐去士卒有服繒帛者則笞責之異時被甲鎧冒風霜則攻苦服勞無不一當百今營卒驕墮臨敵無勇此則表亦所資用之過也舊例三年轉負謂之落權正則表亦所資用之

不必一例使為總管鈐轄宜於其間擇有士勇可任將帥者授之又今之兵器多名詭狀製造不精則不適於用虛費民力宜按八陳之法依五兵之用以時教習使各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後相附上下相接則令之曰夫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為用乎其四曰制戎狄則狄蕩然與中國通北方諸國則曰契丹其西諸國則曰元昊而二虜合縱有掎角中國之勢就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重賄是朝廷歲遺二虜不可勝計去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自倉之秦縣則置數千里非有山海峻深之阻獨恃州縣鎮戍爾凡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以天下歲入之數纔可取足而一穀不熟則或至狼狽也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國之患夏昊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於用人此中國之患

也宜度西域諸國如沙州甯州明珠滅藏之族近北如
黑水女真高麗新羅之屬舊通中國今為二虜隔絕可
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則二虜必憾憾則為備備則
勢分此中國之利也其五曰綏蕃部屬戶者邊垂之屏
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內附之地朝廷恩
威不立撫馭乖方比為疆虜脅從而塞上諸州魏焉孤
壘蕃部既壞土亦衰恐未有破虜之期請令陝西諸
路緣邊知州軍比帶安撫蕃部之名多設方略務在招
集財賦法令得以自專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為酋帥
如河東折氏高氏之北庶可為吾藩籬之固其六曰明
探候古者守疆封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戰則有前
茅慮無其審謹其此 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
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

郭進控西山武守琪 成晉陽李謙溥守慶州董遵誨屯
環州王彥昇守原州 馮繼業鎮靈武筦權之利悉輔軍
中仍聽貿易而免其 征稅許募勇士以為爪牙故邊臣
富於財得養死力為 閒謀夷狄情狀無不預知二十年
間無西北之憂善用 將帥精於規候之所致也今西鄙
刺事者所遺不過錢數千略涉境上盜聽傳言塞命而
已故虜情賊狀與夫山川道路險易之利勢絕而莫通
夫蹈不測之戎八萬死之地規伺微密探索機會非有
重賂厚賞孰肯自効乎願監 藝祖任將帥之制邊城
財用一切委之專使養勇士為爪牙而臨戰自衛無殺
將之辱募死力為規候而望敵知來免陷兵之恥也

請繼上奏封細陳事理

文

彥博

臣讀唐史見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因事進諫諫語甚切

直憲宗不悅謂宰相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極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大小而必言者蓋酬陛下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之言憲宗曰卿言是也由是言多聽納臣以居易被憲宗拔擢纔為學士能盡忠極諫以報遇恩而況臣非才寒進孤立無黨獨家陛下誤聽特力拔擢位至宰相犬馬之誠堅於報主然自待罪兩府已逾二年略無謀猷上裨神聖雖則日奉天顏常親黼座所奏覆者率多冗細事務常程文書徒煩睿聽無益治體以此為宰相職業真所謂素飡尸祿齷齪小謹而已豈陳平所謂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外鎮撫四夷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之義乎房喬杜如晦唐之賢相太宗猶常責之曰公為宰相當須開

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者任其邊事有經明德脩立性明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古今識去非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裨益也此固聽受詞訟以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斯言之責誠為至當臣每侍丹衷累聞德音常以求賢致治為切務推誠納諫為至德臣愚不能上副聖意而陛下至仁未忍以大義責臣而臣獨不內媿於心乎臣復自念性本朴忠言多蹇拙幸得進對咫尺天威凡所敷陳或未詳盡臣嘗觀唐宰相趙憬奏章欲上疏論事其略曰稽顙丹陛仰對宸嚴蹇訥易窮遽數難辯理詳則塵瀆頗甚言略則利害不分竊聞正觀開元之際宰相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時德宗嘉納之今臣之愚猶憬之志此後有面陳口奏頃刻之

間或蹇訥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周即欲繼上奏對細
陳理道上裨眷聖訪納之勤下盡微臣區區之蘊固不
敢妄陳偏見亦不乞留中不出惟冀聖慈特賜詳擇

宋文鑑卷第四十五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